



2000

中国中篇小说精选

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编选

● 长江文艺出版社

中国新闻事业文苑教苑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0 年中国散文精选/中国作协创研部编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1.2

ISBN 7-5354-1946-1

I . 2...

II . 中...

III 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 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6175 号

策划编辑:周百义 刘学明

责任编辑:朱忠运 责任校对:朱久山

封面设计:谢 将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9.125 插页:3

版次: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

字数:420 千字 印数:8001—10000 册

ISBN 7-5354-1946-1/I·1639 定价:29.00 元(简精装)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编 选 说 明

我们早有编选这套选本的想法了。每个年度,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,云蒸霞蔚,气象万千。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,然而,时间的波涛不息,倘若不能及时筛选,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,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淹没的。观诸现今的出版界,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,专题性的、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,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,则甚为罕见。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。现在,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,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,决定与我部合作,由我部负责编选,由他们负责出版,向社会、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,此举实属难能可贵。

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:中篇小说选(分上、下两卷)、短篇小说选、报告文学选、散文选四种。适当的时候再增加诗歌选。每年一套,准备长期坚持下去。

我们的编辑方针是,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,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,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、题材热点、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。同时,我们坚持风格、手法、形式、语言的充分多样化,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,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,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。

我们认为,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、引导、推动作用

是非常重要的,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。除了示范、引导价值,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、资料文献价值、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。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,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。

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,雷达同志总负责,具体的分工是:

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

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

报告文学卷由李炳银同志负责

散文卷由韩小蕙同志负责

诗歌卷由韩作荣同志负责

中国作协创研部

1996年9月

目 录

心 香 一 瓣

过年的感觉	季美林 (3)
迎接新世纪祝辞	谢 冕 (8)
藤萝花饼	刘心武 (11)
寻找的陷阱	梅 洁 (14)
雾天目	张抗抗 (31)
椅子	张爱华 (35)
日夜路过	曾 哲 (40)
止止无庵	楚 楚 (48)
“初冬的朝颜”	止 庵 (51)
我的四种生活	葛红兵 (54)

人类与自然

赦免麻雀的“说法”	朱 正 (67)
走出文明的盲区	从维熙 (73)
井花水	郭启宏 (81)
走宁夏	雷 达 (84)

回望香炉	葛兆光 (95)
有关庙的回忆	史铁生 (106)
在劫与新生	王剑冰 (115)
刮风	刘亮程 (121)
锯木场	周晓枫 (135)

古今人物

催人泪下听君言	吴冠中 (147)
读李德伦	黄宗江 (152)
钗头凤	李元洛 (158)
同是盛世亡国君：李煜与钱俶	葛剑雄 (166)
把栏杆拍遍	梁 衡 (175)
西天无性别	匡文立 (183)
遥远的海瑞	刘元举 (194)
生命的浪费：沈从文的内心独白	雷 颐 (198)
自由的书写者	孙 郁 (204)
在草地上仰望星辰	李 辉 (212)
诗化人生 智者境界	李春林 (222)
如汝须眉巾帼	何向阳 (226)

世说新语

灭顶事故	林斤澜 (241)
假如阿 Q 当了作家	李国文 (246)
好一个句号	潘旭澜 (255)
关于身体的历史惨剧（三章）	牧 惠 (263)
说说胡子	邓友梅 (275)
我在沙滩的北大和未名湖的北大	汤一介 (279)

“啊！延安……”	乐黛云 (283)
平反	毛志成 (290)
真境界	杨闻宇 (297)
从一支经典歌曲的变异所想到的	邓遂夫 (305)
反面人物	刘嘉陵 (312)
苏三监狱	朱 鸿 (327)
由叶利钦想到吴国桢和蒋介石的一次谈话	谢 泳 (340)

众 生 相

上海旧居杂记	何 为 (347)
京城夜话	赵 园 (354)
尴尬礼品	孙绍振 (362)
千字文一组	刘 齐 (369)
台风留白	舒 婷 (379)
新千年：寻常巷陌深处	韩小蕙 (384)
错的不是音乐	赵小源 (392)
没有土地的村庄	冯秋子 (403)
家事汇报	陈 染 (418)
在网上下棋	徐 坤 (422)

静 夜 思

拍巴掌的另一只手（外一篇）	何满子 (429)
儒商与商儒	来新夏 (434)
灯下白头人	袁 鹰 (438)
就胡长清案与鄢烈山商榷	邵燕祥 (443)
谣谚说龙	王春瑜 (449)
焦虑与审美	叶廷芳 (452)

永远的鲁迅	林 希 (455)
夏天总算闲适	柳 萌 (459)
忏悔,崇高的文化品格	张 韧 (462)
鲁迅的功与“过”	冯骥才 (467)
规避“数字化”风险	鲁枢元 (474)
论教育的诗性	梁晓声 (480)
哲学和文学的意义	王晓莉 (491)
不拘一格惜人杰	张曼菱 (494)
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情结	陈平原 (500)
漫谈皇帝的口语	常 罡 (503)
阶级斗争,一“棒”就灵	王彬彬 (512)
散文二帖	伍立杨 (526)
劳动和幸福在一起	彭 程 (530)

域外丛话

日内瓦老城	郭宏安 (539)
也谈格罗斯曼	蓝英年 (554)
罗高寿父子	高 莽 (569)
客舍青青柳色新	李文俊 (579)
从傍晚到黄昏	张守仁 (582)
闻乐札记	赵丽宏 (586)
如夜的奥瑟罗	张立勤 (592)
域外画家小记	张 炜 (596)
编后记	韩小蕙 (603)

心香一瓣

“美是人自己从他的灵魂
深处创造出来的。”

——高尔基

过年的感觉

——新千年第一个元旦感怀

季羡林

我可真正是万万也没有想到，我能够活到 89 岁，迎接一个新世纪和新千年的来临。

我经常说到，我是幼无大志的人。其实我老也无大志，那种“大丈夫当如是也”的豪言壮语，我觉得，只有不出世的英雄才能说出。但是，历史的记载是否可靠，我也怀疑。刘邦和朱元璋等人，一无所有，从而一无所惧，运气好成了皇上。一批帮闲的书生极尽拍马之能事，连这一批人的并不漂亮的长相也成了神奇的东西，在这些书生笔下猛吹不已。他们年轻时未必有这样的豪言壮语，书生也臆造出来，以达到吹拍的目的。

这话扯远了，还是谈我自己吧。我的“无大志”表现在各个方面，在年龄方面也有表现。我的父母都只活了 40 岁多一点。我自己想，我决心超过父母，能活到 50 岁，也就应该满足了。记得大概是在 50 年代，我 40 多岁的时候，忽发奇想，想到我能否看到一个新世纪呢？经过计算，我必须活到 89 岁，才能做到。89 岁，对当时的我来说，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，古今中外的文人，有几个能活到这个岁数的？这简直像是蓬莱三山，烟波森

茫，可望而不可即。

然而曾几何时，知命之年，倏尔而逝；耳顺之年，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，连古稀之年也没能让我有古稀的感觉。物换星移，岁月流逝，我却懵懵然，木木然，没有一点感觉。“高堂明镜悲白发”，我很少揽镜自照，头发变白自己是感觉不到的。只有在校园中偶尔逢到一位熟人，几年不见，发已半白，心里蓦地震颤了一下。被人称呼，从“老季”变成了“季老”，最初觉得有点刺耳。此外则一切平平常常，平平常常，弹指一瞬间，自己竟然活到了 89 岁，迎接了新世纪和新千年，当年认为无法想象的，绝对办不到的，当年的蓬莱三山，“今朝都到眼前来”了。岂不大可喜哉！然而又岂不大可惊哉！

记得有两句诗：“凡所难求皆绝好，及能如愿便平常”。我现在深深认识到在它朴素语言中蕴含的真理。我现在确实如愿了。但是心情平常到连平常的感觉都没有了。现在是 2000 年 1 月 1 日，同 1999 年的 12 月 31 日，除了多了一天以外，决没有任何不同的地方。早晨太阳从东方升起，到了晚上，仍然会在西方落下。环顾我的房间，依然是插架盈室，书籍盈架。窗台上的那几盆花草，依然绿叶葳蕤，春意盎然。窗外是严冬。荷塘里，只剩下了残荷的枯枝，在寒风中抖动。冰下水中鱼儿们是在游泳，还是在睡眠？我不得而知。埋在淤泥中的莲藕是在蔓延，还是在冬眠？我也不得而知。荷花如果能做梦的话，我想，它们会梦到春天，坚冰融化，春水溶塘，它们又能长出尖尖的角，笑傲春风了。

荷花是不会知道什么是 20 世纪、21 世纪的。大千世界的一切动植物都不知道。他们仅仅知道日和夜以及季节的变换这些自然界的现象。只有天之骄子人类，才有本领耍出一些新花样，自己耍出来以后，自己又顶礼膜拜，深信不疑，神仙皇帝就属于这一类。世纪和千年也属于这一类。就拿昨天才结束的 20 世纪的

世纪末来说，明明是自己制造出来的东西，却似乎有了无限的神力。多少年来，世界各国不知有多少聪明睿智之士，大谈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世纪末问题，又是总结 20 世纪的经验教训，又是侈谈 21 世纪的这个那个，喧嚣纷争，煞是热闹；人各自是其是而非他人之是。一时文坛、学坛，还有什么坛，议论蜂起，杀声震天。倘若在高天上某一个地方真有一位造物主的话，他下视人寰，看到一群小动物角斗，恐怕会莞尔而笑吧。

我自己不比任何人聪明，我也参加到这一系列的纷争里来。我谈的主要是文化问题，20 世纪和 21 世纪东西文化的关系问题。我认为，20 世纪是全部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。在这个世纪以前，西方发生的产业革命，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，二百多年内，给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福利，全世界人民皆受其惠。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。另一个方面则是并不美好的，由于西方人以“征服自然”为鹄的，对大自然诛求无厌，结果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和惩罚，产生了许多弊端的祸害。这些弊端的灾害彰彰在人耳目，用不着我再来细数。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府和人民团体都在高呼“环保”，又是宣传，又是开会，一时甚嚣尘上。奇怪的是，竟无人提到环保问题产生的根源。为什么欧洲的中世纪和中国的汉唐时代，从来没有什么环保问题呢？这情况难道还不值得人们深思吗？

我自己把环保问题同 20 世纪和 21 世纪挂上了钩，同东西方文化挂上了钩。同时，我又常常举一个民间流传的近视眼猜匾的笑话，说 21 世纪这一块匾还没有挂了出来，我们现在乱猜匾上的大字，无疑都是近视眼。能吹嘘看到了匾上的字的人，是狡猾者，是事前向主事人打听好了的。但是这种狡猾行动，对匾是可以的，对 21 世纪则是行不通的。难道谁有能耐到上帝那里去打听吗？我主张在 21 世纪，东方天人合一的思想——这是东方文

化的精华——能帮助人们解决环保问题。我似乎已经看到了还没有挂出来的匾上的字。不是我从上帝那里打听来的，是我根据自己的考察和思考得出来的，我是我自己的上帝。

昨天夜里，猛然醒来，开灯一看，表针正指 12 点，不差 1 分钟。我心里一愣：我现在已是 21 世纪的人了。未多介意，关灯又睡。早晨 7 点，乘车到中华世纪坛去，同另外 9 个科学界同仁，代表学术界 10 个分支，另外配上 10 个儿童，共同撞新铸成的世界钟王 21 响，象征科学繁荣。钟声深沉洪亮，在北京上空回荡。这时，我的心蓦地一阵颤动，21 世纪这几个大字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，真正感觉到“往事越千年”——我自己昨天还是 20 世纪的“世纪老人”，而今一转眼间，我已成为 21 世纪的“少人”了。

在这关键的时刻，我过去很多年热心议论的一些问题，什么东西方文化，什么环保，什么天人合一，什么分析的思维模式和综合的思维模式，等等，都从我心中隐去。过去侈谈 21 世纪，等到 21 世纪真正来到了眼前，心中却是一个大空虚。中国古书上那个叶公好龙的故事，是很有启发意义的。

然而，我心中也并不是完全的真正空虚，我想到了我自己。我现在确确实实是 89 岁了。这是古今中外都艳羡的一个年龄。我竟于无意中得之，不亦快哉！连我这个少无大志老也无大志的人都不得不感到踌躇满志了。但是，我脑海里立即出现了一个问题：活大年纪究竟是好事呢，还是坏事？这问题还真不易答复。爱活着是人之常情，连中国老百姓都说：“好死不如赖活着。”我焉能例外！但是，活得太久了，人事纷纭，应对劳神。人世间的一些魑魅魍魉的现象，看多了也让人心烦。德国大诗人歌德晚年渴望休息（nuhen）的名诗，正表现了这种心情。我有时候也真想休息了。

中国古代诗文中有不少鼓励老年人的话，比如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”。又如“天意怜幽草，人间重晚晴”。又如“余霞尚满天”，等等。读起来也颇让老人振奋。但是，仔细于字里行间推敲一下，便不难发现，这些诗句实际上是为老人打气的，给老人以安慰的，信以为真，便会上当。

那么，老年人就会该死了吗？也不是的。人老了，识多见广，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都非常丰富，这些东西对我们国家还是有用处的，只要不倚老卖老，不倚老吃老，人类社会还是需要老人的。佛经里面有一个《弃老国缘》的故事，说的就是这一番道理。在现在的中国，在 21 世纪的中国，活着无疑还是一种乐事。我常常说：人们吃饭为了活着，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。这是我的最根本的信条之一。我也身体力行。我现在仍然是黎明即起，兀兀穷年，不求有惊人之举，但求无愧于心，无愧于吃下去的饭。

在北京大学校内，老教授有一大批。比我这个 89 岁的老人更老的人，还有十几位。如果在往八宝山去的路上按年龄顺序排一个队的话，我决不在前几名。我曾说过，我决不会在这个队伍中抢先夹塞，只是鱼贯而前。轮到我的时候，我说不定还会溜号躲开，从后面挤进比我年轻的队伍中。

多少年来，我成了陶渊明的信徒。他的那一首诗：

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。

应尽便须尽，无复独多虑。

我感到，我现在大体上能够做到了，对生死之事，我确实没有多虑。关键在一个“应”字，这个“应”字由谁来掌管，由谁来决定呢？我不能知道，反正不由我自己来决定。既然不由我自己来决定，那么——由它去吧。

迎接新世纪祝辞

谢冕

本世纪最后一次平安夜的颂歌唱过以后，这个给人类带来动荡又带来挑战的世纪快要庄严地落幕了。我们终于成为能够目睹新世纪辉煌日出的幸运者。记得一百年前的此时此刻，中国维新运动的先行者梁启超，经历了在日本一年多的流亡生活之后，正置身于由东方向着西方行驶的舟船之中。那时夜深人静，怒涛击打着船舷，海天无月，惟有几点寒星闪烁——“满船皆睡我彷徨，浊酒一斗神飞扬”——那是 19 世纪的最后一个夜晚，也是 20 世纪的最初一个黎明，他在波浪滔天的太平洋上写下了跨越世纪的《二十世纪太平洋歌》。哲人此夜无眠。那时的中国，犹如梁启超彼时乘坐的那一叶扁舟，正漂流于万顷怒涛之中，而茫然未卜其前程。

从那时开始到此刻为止，中国的 20 世纪就是这样在梁启超这种有点悲凉、也有点激昂的追索中走完了它的艰难的行程。从梁启超太平洋舟中放歌的那时开始，中国的几代知识分子出于强国新民的愿望，寻求以文学的方式展现中国人为争取独立、和平、公理和正义的理想而进行的奋斗历程。从文学改良、文学革命，到革命文学、工农兵文学，直至新时期、后新时期文学，完

整的一百年间，中国文学为争取自由表达的权力和维护文学自身的纯洁，以惊人的坚持和韧性的抗争，写下了本世纪惨痛的绚烂。

近代以来的这种文学运行，画出了文学获得自由、失去自由、最后又重返自由——追求、失落、再追求的鲜明的轨迹。中国文学就是在这样类似圆圈的环行中并非重复地推展着。中国文学百年的进程，始终谋求文学与中国的社会改造以及国运宏兴这一目标的契合。令人欣慰的是，中国文学未曾有负于这一宏愿。它前进的每一步都传达着中国的忧患和中国的欢愉，百年的中国文学就是这样，成为中国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而奋斗的形象的缩影。启蒙和救亡、科学和民主、个性解放和民族振兴，这些命题都理所当然地融入了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之中，从而成为它的传统主题。

但文学在通往这一目标的长途中，始终面对着文学以外的异质的渗透和干扰。文学为维护自身的权力而历尽艰辛。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环境，方才造就了我们如今面对的百年经典的辉煌。中国文学未曾与中国的社会兴衰和万家忧乐相脱节，这是中国文学的骄傲。但文学的天空从来是浩瀚而丰盈的：外在世界辽阔而生动，内在世界隐秘而丰富。文学既面对着悠久的历史 and 复杂的社会，文学也面对着人世悲欢和人生忧戚。应当认为，所谓文学的功利性，既包括文学的教化作用，也包括消闲作用。文学既教育人、文学又抚慰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们如今的这种看似平常的认知，确实是经过几代人的抗争，付出血泪的代价方才获得的。

中国文学正是在这样艰难的行进中完成了它的使命。它以文学的世纪绝唱，记述了中国的百年沧桑。文学在施加影响于社会建设和改造民心的长途中，以智慧的心灵、精致的艺术、独创性的劳作，经历了曲折、痛苦而悲壮的抗争，维护了文学的庄严，